

“皖军方阵”抒写新时代·铜陵篇

江豚饲养员的三个绰号

曹应东

—

清晨的微光下，青石板小路蜿蜒前伸。风起处，水面在路的尽头泛起点点波光。从和悦洲码头步行二十分钟，便到了铜陵淡水豚自然保护区的这片夹江区域，这里是世界上首个利用半自然条件对江豚进行易地养护的场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江豚的“家”。

晨曦中，有个人像往常一样走在这条青石板路上，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奇特，左手臂向外张开，身体向左倾斜，仿佛下一刻就要跌倒——但右手拎着的那桶鱼，为他消除了跌倒的可能。他脚穿长筒胶鞋，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身形显得有些艰难。

江面的波光忽然间乱了，一朵巨大的水花在远处绽放，紧接着又是一朵，不到片刻，水花飞荡，一朵比一朵热烈，让人目不暇接。他知道这是江豚来迎接他，咧开嘴笑了，身子更倾斜，左手向划水一样由前往后快速划着，长筒胶鞋撞击青石板的声响更大了。

他是江豚饲养员张八斤。这是早上六点，是他一天四次给江豚喂食的第一餐，也是他17年来两万多次给江豚喂食的普通一餐。

二

八斤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不少人问他是不是出生时有八斤重？张八斤总是神秘一笑说，你猜。几乎没有人愿意去猜，因为张八斤还有三个响当当的绰号，每一个绰号都比他的名字更有吸引力。

第一个绰号是“江豚爸爸”。对江豚而言，张八斤这个爸爸比生物学意义上的鱼妈妈还要温柔，温柔得如四月里

轻拂过江面的暖风，如江豚身上滑过的江水。

无论春夏秋冬、雨雪霜冻，张八斤都会凌晨四点起床，忙活着给江豚准备当天要吃的饵料鱼。按一餐饭约每头江豚体重十分之一的标准，一天共要准备近百斤新鲜饵料鱼。这些鱼不能太大，太大了鱼刺硬，可能会卡住江豚咽喉；也不能太小，太小了江豚不爱吃，所以每条鱼的重量要控制在三两左右。灯光下，他一条条地挑选，还要在每一条鱼的嘴里塞一粒维生素。说起来很神奇，江豚竟然能从岸上纷乱繁杂的声响中分辨出他的脚步声，也能听懂他用竹竿拍打江水发出的喂食信号。

张八斤能叫出每一头江豚的名字，瞥上一眼，就能估算出江豚的体重，再根据江豚的体重投喂。他说，喂食江豚一定要有耐心，江豚就像调皮的孩子，每吃一条鱼，都要在夹江里游上一圈“消食”，再回来接着吃。如果图省事，一下子把饵料鱼都倒进水里，不但造成浪费，江豚还吃不饱。这个江豚爸爸，把给江豚喂食这活儿做得有了艺术性。

第二个绰号是“江豚医生”。

张八斤文化程度不高且从未学过医，却无师自通地摸索出一套类似中医“望闻问切”为江豚看病的诊法。

他每天盯着滔滔江水，观察每一头江豚的举动，日子久了，便熟知每一头江豚的皮肤颜色、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性，哪头江豚稍有异样，都难逃他的眼睛，可谓望诊；他能听出每一头江豚发出的独特声音，知晓这些声音传递的江豚喜怒哀乐，可谓闻诊；发现江豚生病了，他不轻易用药，先从江豚近期的进食情况和天气变化自查自问，直至找到病因，可谓问诊。病因找到了，药也准备好了，但想让江豚乖乖吃药可不是件易事，张八斤于是大显身手，他能把生病的江豚从偌大的夹江里找出来，引到用围堰围成“江豚医院”里，再亲手把药裹在鱼腹里定点定量投喂，

直到江豚病愈再放归夹江。

第三个绰号是“江豚卫士”。

这个绰号来自一次偶然事件。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正给江豚喂食的张八斤发现有一头江豚被丢弃在夹江里的绳索缠住了。受惊的江豚激烈挣扎，一时间浪花飞溅，绳索越缠越紧。张八斤想都没想，立刻跳进冰冷的江水中，鱼一样快速游到被缚的江豚旁边，先用自己的衣服裹住江豚，不让它的皮肤因暴露于空气而受伤，再三下五除二把它从绳索中解救出来。被困的江豚重获自由，可年已奔六的张八斤后来得了一场重感冒。这次意外事件让张八斤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游客增多，这类偶然事件可能随时会出现。从那时起，他每天有事没事就沿着江堤四处转，一发现丢弃的绳索、塑料袋、矿泉水瓶和枯断树枝之类就立刻清理，“努力把一切危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遇到刮风下雪或电闪雷鸣的恶劣天气，即便是夜深人静，张八斤也一定要打着手电筒去江堤上转一圈，确认一切正常才去睡觉。

三

“水中大熊猫”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淡水江豚，它有着圆滚滚的身子和呆萌的大脑袋，微微上翘的嘴角看起来像是在微笑，所以有人称之为“长江的微笑”。

浩荡长江水自西向东流经铜陵100多公里，其间多弯多岔，滩洲散布，是长江中下游最为复杂的江段，也是最适宜江豚生活繁殖的江段。张八斤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在这一带江中常看到成群的江豚在波涛里出没，通常是十几头一起载浮载沉、嬉戏游乐，一次甚至还看到过珍稀的白鳍豚。张八斤发自内心的热爱着这些面带微笑的可爱精灵。然而，由于长江渔业开发、航运发展、江水污染等原因，江豚数量急速下降，一度处于濒危状态，白鳍豚更

是难寻踪迹。张八斤在和悦洲出生长大，成年后又进了长江边上一家航运公司，在浪尖上度日月，饮过江豚饮过的江水，吹过江豚吹过的江风，每次看到长江就会想起“微笑”江豚的生存处境，心里满是担忧。

保护区成立后，张八斤毫不犹豫地去应聘做了江豚饲养员。那时，和悦洲上的居民大多已奔洲上岸，到城里谋生活。张八斤却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洲上守护江豚，一干就是17年。如今，他已是花甲老人，当年的满头黑发已层层霜白。

到保护区观赏江豚的游客越来越多了。瞧，张八斤又站在喂食台给江豚喂食了。在众人翘首企盼中，江豚终于成群地出动了，一时间，江面上荡起长长的波浪，一头头江豚如一艘艘快艇，撕开浪花争先恐后地游向喂食台。游客们啧啧称奇，忙不迭地拿出相机对准江水中忽隐忽现的江豚。这时，张八斤开始往江水里抛鱼了。随着他的手每一次挥动，一条鱼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落向江中，都会有一头江豚灵活地露出水面，抬头用嘴接住那条鱼，然后沉入水底，只留下水面的串串涟漪……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自从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要求，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水域环境明显改善，江水越来越清，浩瀚奔腾的江水中能看到江豚的身影了。在铜陵淡水豚自然保护区的这片夹江里，江豚也从当初的4头繁殖到现在的11头。张八斤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再像从前一样，看到成群结队的江豚在长江中快乐地嬉戏。



更多内容 扫码阅读

青铜之光

张少勇

商周的鼎
汉唐的爵
萃取了造化炉火的精华
闪烁着中华文明的辉光

奔跑的金牛
跑不出凤凰山的怀抱
迎风起舞的铜草花
在富含铜的土壤里肆意生长

滴水崖的细细碎碎
铜炼渣的层层叠叠
五松山下有弦音流淌
翻开沉积层飞出李大白的吟唱

天井湖畔的依依垂柳
隐约传来苏轼的吟哦
黄庭坚后人的亭廊
刻不尽文人墨客们千古绝唱

那些闲歌起舞的矿工兄弟们
古铜色的肌肤
在铜井炎炉的火光中闪耀
挺立起千年制造的风骨和脊梁

走得 outcomes 千米地下的阴暗潮湿
走不出夜色里期盼的目光
金银铜铁锡和大蒜生美蓝
“八宝”塑造了铜陵的烟火模样

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
三千年生生不息的淬炼
在青铜帝国的荣耀里
我看见了涅槃的凤凰

铜草花，矿石上开花

朱斌峰

秋日渐深，山岚出岫。凤凰山上，一团团“云霞”在山岗上濡开，那是一种紫红色小花，叶小而圆，花呈穗状偏向枝端一侧，小小的花瓣星星点点洒成一片，开得那么欢。

“牙刷草，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有它。”在铜陵当地的谚语中，铜草花乳名叫“牙刷草”，是一种能显示铜矿藏的草木。它生长在山野里，摇曳在秋风里，在向人们报讯——山底下蕴藏着一种能点石成金的石头。

从铜草花出发，穿过起伏的山岭，可与一片遗址相遇。金牛洞古采矿遗址就在凤凰山上，敞开着一段亘古的青铜往事。裸露而出的竖井、平巷、斜井，为木支撑结构，或木棍护帮，或竹席封顶，沿山势而下。九十二根水泥立柱，由古铜色铁链相连，展现出尘封岁月的凝重。坡上支撑的锥空网架，将幽深的古矿井遮掩，弥漫着洞穿历史的神秘。遥想当年，一个个采矿人手持铜凿，背驮竹筐，开山取铜。“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他们喊着号子，沿着矿脉凿开矿井。这是一座城的胎记，在这里，历史的斧凿声早已散去，一种铸钟立鼎的火光却在升腾。

那年初冬，铜陵西湖镇墩村一农人在自家挖引水渠时，一锹下去，咣当一声，铲出两块铜疙瘩——爵和罍。“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爵和罍为古代礼器。爵为饮酒器，直壁平底，上有菌形单柱，下有三个角锥状的长足，恍若铜雀。罍为盛酒器，兼可温酒，为筒状腹，双圆立柱，平底，三角锥足，一如青鸟。这两件器物均饰有饕餮纹，纹饰凶猛庄严，制作精巧，境界神秘，有着“狞厉的美”。这一爵一罍来自钟鸣鼎食的商代，是照耀铜陵青铜长河的“双子星座”。从采炼到铸造，每一件青铜器都经历过烈火煅烧、铜水熬煮；而从埋藏到出土，每一件青铜器都会一点点地生出铜锈绿，等待有心人前来翻阅。穿越大唐的云烟，李白曾来到铜陵，歌咏出“铜井炎炉高敞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的壮观场面，抒发了“我爱铜音乐，千年未拟还”的悠悠诗情，记述了“提携采铜客，结荷水边沐”的矿工劳顿……在《秋浦歌·十四》中，诗人描绘了铜冶炼的盛况：炉火熊熊燃烧，红星四溅，紫烟蒸腾，广袤的天地被红彤彤的炉火照得通明；冶炼工人一边劳动一边歌唱，嘹亮的歌声使寒冷的河水都荡漾起来了。这是一幅瑰丽壮观的秋夜冶炼图，在诗人的笔下，光、热、声、色交相辉映，明与暗、冷与热、动与静烘托映衬，生动表现了火热的炼铜场景，以铜的音质、火的色彩，为一座城张开雄浑阔大的青铜意境。

从铜草花出发，穿过时光的隧道，可将铜官记忆唤醒。日出江南，山河漫卷。那时铜草花开的铜官山，只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矿山，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荒凉中散落着铁道、坑道。新中国第一批创业者来到这里，他们在井下用三角耙子扒矿，用簸箕端矿，用背篓背矿，条件异常艰苦。后来，人们调来军马，马在草原上奔腾惯了，又蹦又跳，无法驮矿，只好又调来铁轨小矿车，这才解决了井下矿石运输问题。铜陵第一批矿工们就这样筚路蓝缕，用足音组成铿锵的行板，吟唱于铜官之巔。

1953年4月30日，是应该镌刻在中国铜工业史上的日子。这一天，铜官山下，一根110米高的大烟囱高高耸起。一条鲜红的横幅高挂在转炉厂房上：“让第一炉铜在五一节放纵奔流”——在一片轰隆隆的马达声中，一块块矿石在炉火中烧结、融化、脱硫、吹炼，开始了凤凰涅槃。当时指针指向5月1日时，温度高达1200℃的转炉体内，发出咕噜噜的声音，炉口的火焰左右飘忽，排烟道渐渐清晰起来。陡然，火焰下跌，收紧炉口，形成火苗，几颗铜花迸进出炉发出闪亮的光。清晨七时，一股殷红的铜水像柔软的绸缎，缓缓地顺着低槽流入地模，冷却后形成一块块亮闪闪的铜锭。人群欢呼雀跃：“出铜喽，出铜喽！”那欢呼声久久回荡在铜官山下、皖江之畔——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伴随着初升的晓日诞生了。

在铜陵，奔流不息的长江是一条河，绵延不断的铜水也是一条河。从铜草花出发，一个石头开花的城市从沧海桑田走向凤舞九天，立在时间的光影里亮出铜的底色。



(本版稿件由铜陵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

搬家记

程保平

八年前的“七一”，是一个微凉又晴朗的天气，我搬家，从市区建设新村搬到开发区。

20世纪50年代，国家恢复铜官山铜矿建设，在矿区周围陆续搭起一片棚户区，建设新村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加速改造和房改政策的推行，棚户区变成了楼房，我就是那时享受了最后一批福利分房。

到2010年，城市快速扩大，新的小区越来越美，设施越来越齐，管理也越来越规范，我便动了心思，相中了开发区的一套房子。新房子靠近湿地公园，空气好，绿化好。

说起购房，我颇为感慨。当年老房子虽为福利分房，但当时购房加装修要三万多元，我掏空所有存款，又从四个亲戚处好不容易借了一万多元，才算凑足了钱。而这次购房所需的七十多万元，我和老伴儿的公积金加上家庭存款，也就绰绰有余了。

2014年6月30日，儿子从新疆上大学回来，一家子在老房子里住了最后一夜。妻子流泪了：这房子我最留恋了，儿子从一年级到上大学，都是在这里。儿子安慰说，社会在进步，总是越来越好的。我没说话，情绪复杂。我一个农家孩子，赤手空拳，独自走进城市，能住上越来越好的房子，过去做梦都不敢想。

“七一”那天，天刚擦亮，开始搬家了。妻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新米箩，象征性地装着五谷杂粮，由儿子端着；又拿一个塑料桶，装着几根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芝麻秸，让我拎着；再弄一个针线盒，放着五彩丝、蜡烛什么的，由自己端着，高高兴兴地出门了。听她说，五谷杂粮叫五谷丰登，芝麻秸叫芝麻开花节节高，五彩丝叫日子绵绵延长，蜡烛则叫越点越亮堂。

搬进新房后，我请在农村的父母过来住几天。有一天，父亲问，谢家垅在哪里？我说，在你脚下呀。他感叹，都变了，不认识了。原来，20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一名武警战士曾在此工作过。父亲说，当时都是农村，部队没地方住，就住老百姓家，一个班十个人要分两家住。

一个月后，我家来了一位意名程龙交，蓝眼睛、高鼻梁，身材细长。我们为他取名程龙。

程龙住进来后喜笑颜开，哇啦哇啦地说，这房子漂亮，比他的家要好，也比其他交换生住得好。他打开谷歌地图，找到他的家，那是很多家住在一起的小区，不到一百平方米，显得有些破旧。程龙家有四人，父亲是公务员，从事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母亲做便民接收工作，姐姐在米兰一所大学读书。在意大利，他们的家庭收入比社会平均线还要略高一点。

程龙在中国留学的那一年，我和老伴儿经常开车带程龙到处转转，领略中国的民情民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还一道回农村老家过年，程龙学我们的样子给柴灶塞火，还给意大利的家人现场直播中国怎么过年。

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去了杭州工作，这是前年的事。既然成了杭州人，我们就要考虑他的住处问题。我们夫妻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承担不起高房价，就到处走访、商量，最后在余杭区靠近他公司的地方，给他买了一套房，不到一百平方米，显得有些破旧。程龙家有四人，父亲是公务员，从事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母亲做便民接收工作，姐姐在米兰一所大学读书。在意大利，他们的家庭收入比社会平均线还要略高一点。

前不久，儿子的公寓房交付使用了，我又来帮忙买家具、搬东西。我总想到一部老电影《列宁在1918》，那里面列宁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以今天的祖国的发展，以我们老百姓的扎实努力，一切都会有的。

投稿邮箱：ahrhbsfk@126.com



晨练 周卫军 摄

执手六十年

叶葆菁

忘不了1962年秋天的那个早晨，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大中专毕业生，聚集在铜官山有色公司（今铜陵有色公司）一间简易会议室里，精彩的铜陵史话和对未来的火热畅想，点燃了这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开启了我们通往新生活的大门。

第二天，我们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作服，走向井下、炉前、建筑工地，走进设计室、试验场、冶炼间……在这个大课堂里开始学习新的课程。

那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各项事业也起步不久。铜陵先前只是一个矿区，基础设施薄弱，物资极度匮乏，没有像样的马路，更没有繁华的街道，对于从各大城市来到这山旮旯的年轻人来说，面对的是一场严峻考验。

那一年分配来有色公司的有92人，实际到岗82人。有的是看到铜陵条件差转而去了大城市，有的压根儿就没来报到，我们留下来的82个人，咬紧牙关坚持，流汗过，流过泪，甚至也流过血，时刻谨记自己立过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誓言。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培养为技术接班人，我们没有理由后退半步。

我被分配到基建处做建筑设计工作。当时的设计室，其实就是一座芦席大棚，四周用竹笆抹上泥巴当墙，十分简陋。大棚旁边是条臭水沟，夏秋季节躲不了被蚊叮虫咬。到了冬天，棚里棚外寒如冰窖，西北风常会把雪花从窗缝里送进来，好半天也化不掉。生火炉取

暖，满脸满身都是灰，只有图纸总被我们擦拭得干干净净。

在老同志的带动下，大家玩命地工作，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钟才被科长赶回去休息。所有人都不计报酬，从不叫苦叫累。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项目交图施工，一个接一个的项目竣工投产，人住使用。对我而言，那第一套图纸，就是我交给铜陵的第一份答卷。

大年三十，公司领导来到井下，和大伙儿一起吃年夜饭；在义务劳动的大军中，常常能看到各部门负责同志的身影。我没有理由懈怠，没有理由叫苦，更没有理由苛求物质回报。我深信，选择铜陵没有错。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努力工作，建设国家，创造未来。

我曾在铜官山矿松树林山火区当过三个月的出矿工，每天和浑身泥浆的师傅们并肩扒矿装车，见证了他们“火海夺铜”的拼搏精神，感受到中国矿工沉甸甸的责任感和爱国心。我还曾在凤凰山矿的建筑工地当过几个月的瓦工，看到了确保车间按时投产，工人们在盛夏烈日的高温下，结成了大片盐霜的工作服一次次被汗水浸透。在这个大课堂里，百米井下的矿工，头顶白云的建筑工，都是我的启蒙老师，用行动教我做事、教我做人。我感谢他们，敬佩他们。

向师傅们讨教生产技术，叙谈家常，能感受到他们对我们这些小技术员的关爱和尊重，有家人的感觉。他们和我称兄道弟，常常同桌共餐，一起喝山芋酿的酒，就着自家腌的咸菜，讲着往日和今天的故事，乐呵呵地品味生活，言语间从没